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考

徐　冉

内容提要　山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系孔府旧藏明代服饰，其袍服颜色、补子形制和纹饰等级都远远超越了明代衍圣公夫人所对应的一品外命妇服饰的级别。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衍圣公府姻亲关系，经过实物标本和文献资料二重考证研究，判断该女袍应为袭封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 (1448 – 1503) 的长女、第六代鲁王朱建栻王妃孔氏所穿的综合了礼服和常服结构的一件复合性常服。

关键词　孔府旧藏　服饰　鸾凤补　命妇　鲁王妃

孔府旧藏服饰以所藏传世明清服饰著称。所收藏的明代服饰因衍圣公的特殊地位而留存至今，是明代帝王尊孔崇儒的体现，亦是诠释明代礼制的最佳依据。这些服饰以其色彩之原真性、纹饰之完整性和结构之稳定性等特点优于出土明代服饰，亦以其保存完好、类别完整、传承有序、配服完备成为研究明代礼仪文化、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珍贵一手资料，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孔府旧藏服饰是指孔子嫡裔的居所——孔府传世保存下来的服饰的总称，最初的收藏地均在山东曲阜，1950年代，有几十件被调拨至山东博物馆，其余6000多件成衣目前均收藏在孔子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图一〕，便是当时被调拨的其中一件。该衣为赭红色暗花缎面料，衣身通长147厘米，腰宽41厘米，通袖长201厘米，宽41厘米，圆补直径28厘米[1]。衣的形制为：圆领、右衽、大襟、宽袖，以白色袖缘收口，衣身两旁开衩并纳褶，下摆前短后长，后衣缘底部有一粒钮扣，无扣襻。前胸后背各缀一彩绣流云鸾凤纹圆补。

该袍服于2013年在山东博物馆举办的“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以及2020年举办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中作为明星展品而备受学术界关注，但该衣的服色和补子的形制、纹饰所对应的等级，与衍圣公夫人一品诰命夫人的等级并不相符，因此本文拟对该衣的来源和出处进行梳理并加以文献考证。

一　衍圣公夫人的服饰等级

命妇，又称诰命夫人，泛称中国古代授有封号的妇女，多指官员的母亲、妻子，其等级皆以官员官

‹1›　吕建、张露胜《品味服章之美 再现大明风华——孔府旧藏明代服饰》，《收藏家》2021年第1期，第8页。

〔图一〕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及补子
采自《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山东美术出版社，2020年，第78、81页





爵高低而定。命妇有内命妇和外命妇之分，内命妇一般是指皇后、太后和皇室内经过册封的嫔妃，宗室妻、母，以及未嫁的公主，外命妇是指已婚的公主以及经过册封的文武品官的妻、母。外命妇除公主以外，品级皆随夫。衍圣公的妻子或母亲因衍圣公的尊崇地位得以获封，其品阶也随着衍圣公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抬升。

衍圣公这一称号自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始，至1935年止，使用长达880年。宋、金、元、明、清历朝不断提高衍圣公地位，宋赐为五品服，金视四品，元顺帝时改给二品银印，及明代废除丞相后，衍圣公班列文臣之首，“景泰年间改给三台银印，如正一品”‹1›，并且衣冠服饰及织文诰命享受一品官待遇，是曰：“衍圣公，孔氏世袭，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一品。”‹2›衍圣公的妻子也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诰命为玉轴，七色锦，云鹤纹。孔子博物馆藏天启五年封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夫人仝氏诰命，正是衍圣公夫人随衍圣公的品级而享受一品命妇待遇的重要体现〔图二〕。因此衍圣公夫人服饰的补子也应和衍圣公一品等级一致，为仙鹤纹方补。

《大明会典》中记载了外命妇的礼服和常服的制度：“礼服，凡命妇入内朝见君后，在家见舅姑并夫及祭祀则服礼服。洪武五年定，凡命妇，圆衫以红罗为之，绣重雉为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其余不用绣雉。二十四年定，命妇冠服，公、侯、伯与一品同，大袖衫用真红色，一品至五品

‹1› （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八，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99页。

‹2›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衍圣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91页。

〔图二〕明天启五年封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夫人仝氏诰命
孔子博物馆藏



〔图三〕明红色暗花纱缎绣仙鹤方补女袍及补子
孔子博物馆藏





纻丝、绫、罗随用……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大袖衫，领阔三寸，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袖长三尺二寸二分，根阔一尺，口阔三尺五分，……霞帔二条，各长五尺七寸，阔三寸二分，各绣禽七，随品级用……二十六年……一品至二品，霞帔用云霞翟文……”[1]有关外命妇礼服的记载，无论是绣重雉的红罗圆衫还是领阔三寸、袖口阔三尺五寸的真红色大袖衫，以及品级随夫的绣禽鸟纹饰的霞帔，皆与该衣相去甚远。关于外命妇常服，《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四年定，命妇常服用颜色圆领衫。”[2]未提及补子和织绣纹饰。孔府旧藏服饰里还有其他明代命妇带补子的圆领衣服〔图三，图四〕，这些衣服的补子形状都是方形，纹饰品级和补子形状都是和衍圣公夫人依例享受的一品仙鹤方补是契合的。由此推断，该鸾凤圆补衣并非衍圣公夫人的。

‹1›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一《冠服二・命妇冠服》，万历重修本，第30页，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2› 同上，第33页。

〔图四〕明青色地妆花纱彩云仙鹤补圆领女衫及补子细节
孔子博物馆藏
采自《齐明盛服——明代衍圣公服饰展》，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61–62、63页





二　鸾凤补的规制

（一）鸾凤纹饰溯源

鸾凤，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本意寓君王或美人，亦寓夫妇和美。鸾凤纹饰用在后宫和宗室衣服上，寓意忠良。《旧唐书》记载："太宗，尝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1›

鸾凤纹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凤鸟纹饰，作为纺织品上的凤鸟纹，目前有实物可考的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凤纹刺绣茧绸鞍褥面〔图五〕，还有新疆天山阿拉沟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凤鸟纹刺绣织物〔图六〕、湖北江陵马山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花枝龙凤纹织物〔图七〕等。

之后凤鸟纹饰经过历代的发展变化，由最初的线条简洁、尾羽颀长，变得形象丰满、织绣多彩，由单凤纹饰逐渐演变为唐代盛行的团窠云凤纹、联珠团窠对凤纹〔图八〕，在金元时期逐渐出现了可辨雌雄的鸾、凤之别，尾羽呈锯齿状的为凤，尾羽呈卷草状的为鸾〔图九〕，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华容元墓出土的"牡丹菊花纹绫夹褶裙"‹2›上就出现了区别明显的鸾凤纹饰。

关于鸾凤纹的记载，有文献可考的最早见于《宋书》。《宋书》卷二十二《乐四》记："双袂齐举鸾凤翔。罗裾飘渭昭仪光。趋步生姿进流芳。鸣弦清歌及三阳。"‹3›由诗文可见，鸾凤纹作为纹饰已出现在服装上。

到明代时，鸾凤纹正式进入服饰制度规定，这也是鸾凤纹饰使用最繁盛的时期。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妆金团凤纹补鞠衣"上面的补子是鸾凤纹饰〔图十〕，以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

‹1›　《旧唐书》卷七四《列传第二十四·马周》，中华书局，1975年，第2619页。

‹2›　董鲜艳、王树金《华容元墓出土牡丹菊花纹绫夹褶裙的保护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5辑，岳麓书社，2009年，第112—119页。

‹3›　《宋书》卷二二《乐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636页。

件明代鸾凤纹的补子〔图十一〕，都是鸾凤纹饰用于服装上的实物例证。

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对明代后宫、宗室的内命妇服饰所用鸾凤纹衣的身份等级、衣服质地、色彩和织绣工艺都做了详细规定，鸾凤纹上至皇妃下至世子妃均有使用资格，相关身份等级的纹饰使用具体制度要求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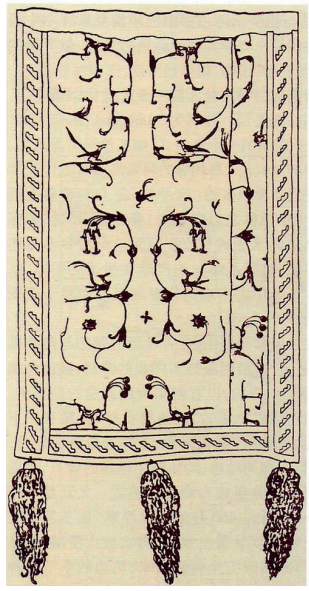
皇妃礼服，永乐三年定："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用织金、或绣、或加铺翠圈金饰以珠。"‹1›皇妃常服洪武三年定："诸色团衫，金绣鸾凤，不用黄。"‹2›

皇嫔冠服，嘉靖十年定："大衫、鞠衣如皇妃制。"‹3›

皇太子妃礼服，洪武三年定："与皇妃同。"‹4›皇太子妃常服，洪武三年定："诸色团领衫，金绣鸾凤，惟不用黄。"‹5›永乐三年定："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织金、或绣、或加铺翠圈金饰以珠、或素，除黄外余色并，纻丝、纱、罗随用。"‹6›

亲王妃礼服，永乐三年定："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绣云凤纹，纻丝、纱、罗并各色随用，惟不用黄。"‹7›亲王妃常服，洪武三年

〔图五〕**春秋凤纹刺绣鞍褥面**
采自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图1-1-8



〔图六〕**战国凤鸟纹刺绣**
采自前揭赵丰《中国丝绸通史》，第41页，图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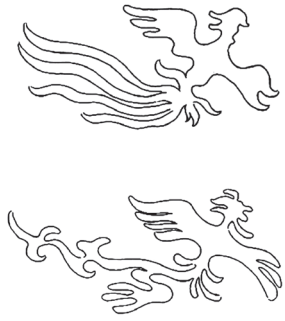
〔图七〕**战国花枝龙凤纹绣**
采自前揭赵丰《中国丝绸通史》，第78页，图1-4-14



〔图八〕**唐红地联珠小窠对凤纹锦**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赵丰《中国丝绸通史》，第238页，图4-4-11



〔图九〕**元代鸾凤纹饰线描图**
采自董鲜艳、王树金《华容元墓出土牡丹菊花纹绫夹褶裙的保护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5辑，第116页



‹1›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妃冠服》，第40页。

‹2›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妃冠服》，第41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妃冠服》，第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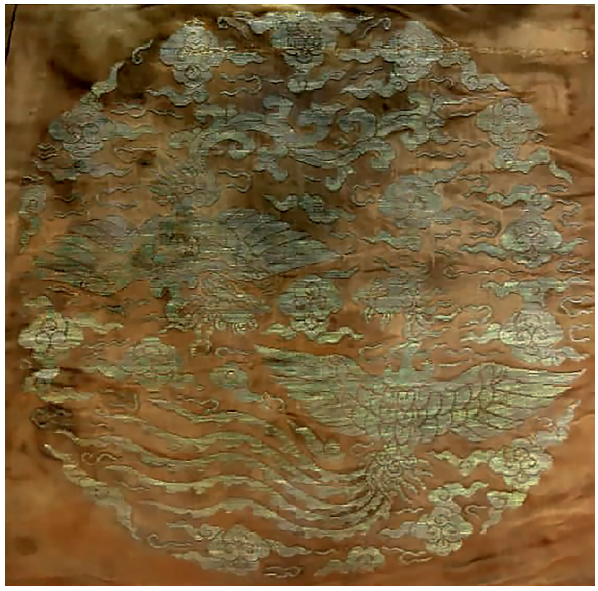
‹4›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太子妃冠服》，第47页。

‹5›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太子妃冠服》，第48页。

‹6›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太子妃冠服》，第49页。

‹7›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亲王妃冠服》，第61页。

〔图十〕靖王夫人鞠衣的补子
江西南昌宁吴氏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十一〕明代鸾凤纹圆补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采自《丝绣华章——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55页



定："诸色团领衫，金绣花凤，唯不用黄。"‹1›洪武四年定："与皇妃同。"‹2›

公主冠服："与亲王妃同。"‹3›

世子妃冠服："永乐三年定，与亲王妃同，惟冠用七翟。"‹4›

从以上规定可知，只有皇妃、皇嫔、皇太子妃、亲王妃、公主和世子妃等级的衣服上可以使用鸾凤纹圆补。

明早期鲁荒王戈妃墓出土的鸾凤纹铜镜〔图十二〕、明晚期定陵万历皇帝孝靖皇后（孝靖皇后生前及逝时均为皇贵妃，逝世多年后被追谥"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棺内出土的鎏金鸾凤纹银盆〔图十三〕，进一步印证了明代鸾凤纹在皇妃和亲王妃等级中的使用资格。

（二）缀补制度起源与规制

补子源于唐代，《旧唐书·舆服志》有武则天以袍纹定品级的记载："延载元年（694）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饰以对狮子，左右卫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

‹1›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亲王妃冠服》，第62页。

‹2›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亲王妃冠服》，第62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公主冠服》，第62页。

‹4›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世子妃冠服》，第65页。

〔图十二〕明鸾凤纹铜镜
采自《鲁荒王墓（下）》文物出版社，2014年，图版296



〔图十三〕明鎏金鸾凤纹银盆
采自《定陵出土文物图典（卷二）》，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图版98



豸，诸王饰以盘石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1]明代为了区别官员等级，文武官员的常服前胸、后背亦缀补子。明代常服的补子纹样和为了烘托节日氛围的应景补子不同，与吉服上面通袖膝襕部位以及通身遍织的蟒龙、龙凤、鸾凤、云凤、花凤、凤草、麒麟、飞鱼、斗牛纹饰也不同，常服补子对纹样使用等级要求比较严格，具有唯一性。

明代官员常服补子的纹饰规定如下：“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品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品七品鹭鸶鸂鶒，八品九品黄鹂鹌鹑练雀，风宪官用獬豸……凡服色禁制，洪武二十六年……又令官吏及军民僧道人等衣服帐幔并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纹，违者罪及染造之人……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许僭用服色花样……”[2]该制度限制了文武官员常服补子纹样使用范围，前文论述外命妇服饰纹样等级“随夫”，衍圣公夫人补子纹样依理也应只适用一品仙鹤纹。由此可见，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明代，即便是地位尊贵备受优渥的孔府，没有帝王特赐也不能僭越使用鸾凤纹补，更不能自行织买，违者重罪，还会罪及染色和织造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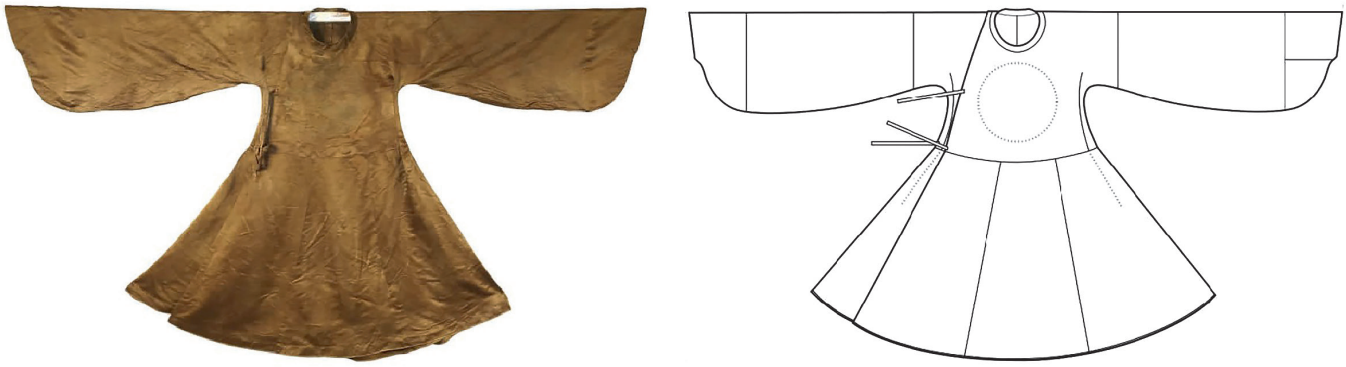
三　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结构分析

从袍服结构来说，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一件“妆金团凤纹补鞠衣”，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墓主人身份明确的鸾凤纹鞠衣实物。“据墓志记载，吴氏世家蓟州，其父景琪追随宁献王朱权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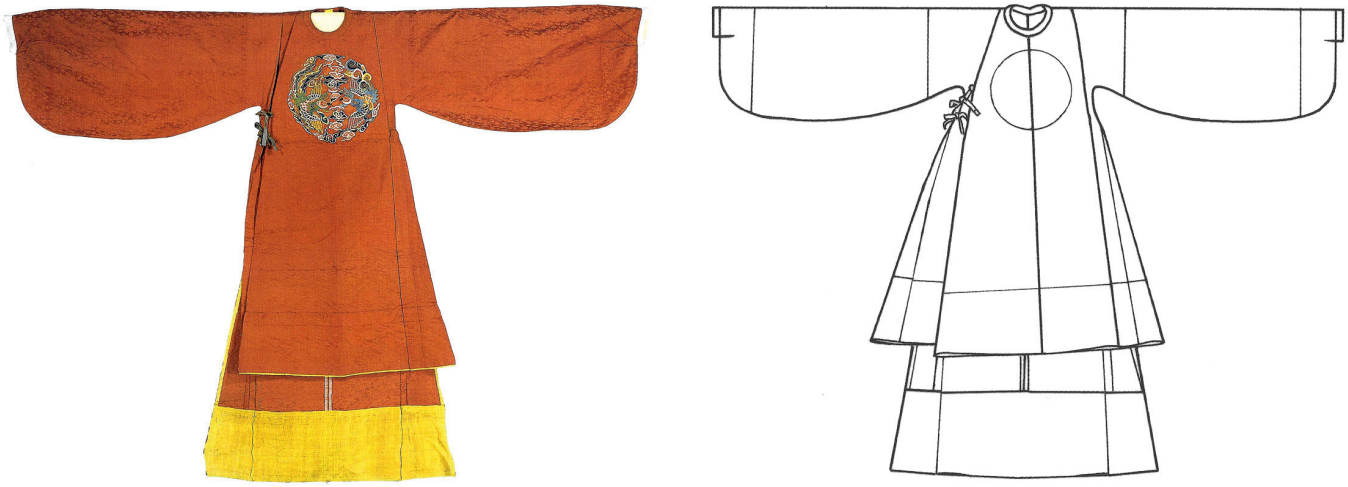
‹1›　《旧唐书》卷四五《志第二十五・舆服》，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3页。

‹2›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一《冠服二・文武官冠服》，第12页。

〔图十四〕**妆金团凤纹补鞠衣及线图**
采自高丹丹、王亚蓉《浅谈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妆金团凤纹补鞠衣”》，《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第285、287页



〔图十五〕**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及线图**
采自前揭《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第78、79页



江西。吴氏生于正统四年 (1439)，后嫁朱权世孙奠培(宁靖王)，并受诰封。殁于弘治十五年 (1502)，葬于弘治十七年 (1504)，享年65岁。”[1]吴氏墓出土鞠衣结构为：衣身上下分裁，衣身用布二幅，袖用二幅，另用一幅裁领，一幅裁袖口；下裳为六幅相同的布片交裁为十二幅梯形裙片，狭头在上，阔头在下，相互缝合，背后上衣下裙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这与《礼记》《深衣考》《深衣考误》等典籍中对深衣形制的描述如出一辙”[2]。孔府旧藏这件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的上半部分结构与吴氏墓出土的鞠衣非常相似，但它是上下通裁，没有腰线分裁，不是上衣下裳式样，从袍服裁剪结构上看，与鞠衣有很大的区别(见〔图十四〕、〔图十五〕袍服结构对比)，所以从结构上观察该衣虽和鞠衣有相同的鸾凤圆补，却不是鞠衣。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第19—34页。

‹2› 高丹丹、王亚蓉《浅谈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妆金团凤纹补鞠衣”》，《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第285—291页。

〔图十六〕**明洪武年间亲王妃鞠衣形制及补子**
采自《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三·亲王妃冠服》，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





〔图十七〕**深衣形制**
采自（明）《大明会典》卷之六一《冠服二》，万历重修本，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按照服饰制度时间推断，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妆金团凤纹补鞠衣，适用于永乐三年以后的服制；但是按照墓主人身份推断，该衣使用妆金鸾凤纹饰已经是僭越了。关于随葬衣服的僭越在此不做讨论，我们只参考该衣的鸾凤纹饰。孔府旧藏的鸾凤圆补女袍的补子纹饰与《明宫冠服仪仗图》〔图十六〕所绘制的洪武年间亲王妃鞠衣的补子也是相同的，但是仔细甄别可以发现，永乐三年亲王妃的鞠衣形制已经修定为“与深衣同”〔图十七〕，也就是说，永乐三年以后的鞠衣形制是交领不是圆领，并且纹饰也变成了“胸背金绣云凤文”，“云凤”和“鸾凤”有差别。而且衣服的颜色也有差别，鞠衣是穿在大衫霞帔之内的，色用深青，所以该衣的特征与亲王妃礼服鞠衣的形制、颜色和纹饰均不相符，应该不是亲王妃的鞠衣。但是和亲王妃常服规制对照，它的形制、服色和纹饰与亲王妃的常服“诸色团衫，金绣鸾凤”非常接近，只是前短后长的形制结构或许是参考了命妇大衫的结构，后衣缘底部的一粒钮扣或许是用来固定类似霞帔等物的，所以该衣可能是综合参考了亲王妃礼服和常服结构的一件衣服。

四　明代衍圣公府的姻亲和出自府里的孔妃

明代衍圣公的地位空前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结姻对象也逐渐走向权贵和皇家，孔弘绪原配李氏为内阁首辅大臣李贤次女；孔闻韶原配李夫人为内阁首辅李东阳之女；孔贞干夫人张氏为明孝宗孝康敬皇后张氏之弟建昌侯张延龄之女；孔尚贤原配严氏为吏部尚书严嵩孙女；孔胤植继配仝氏为鸿胪寺序班仝朝式长女。在明代，嫁入孔府的朝廷权贵人家的女儿，无论之前是什么身份，在嫁入之后都是品级随夫，所穿服饰享受的是一品诰命夫人的品级，衣衫上面缀绣的只能是仙鹤纹方补，即便是特殊节日所穿的吉服，纹饰可以是凤、麒麟、蟒之类，但是补子形状必须是符合外命妇的方补，所以这件鸾凤圆补的衣服不应是出自衍圣公夫人。

不仅衍圣公夫人多来自京城权贵人家，衍圣公的儿女们和近支族人也多与鲁藩结亲，使得鸾凤圆补的衣服出现在孔府具有了可能性。

明初，朱元璋为了夯实大明政权决定施行分封制，除册封皇嫡长子为皇太子外，其余诸皇子皆封为亲王，以屏藩帝室。亲王就封之后，即在封地建立王府，亦称“藩国”。鲁王为明初分封的第一批亲王，“鲁荒王檀，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兖州”‹1›。建藩初期，选配的王妃多来自京师，明中后期，姻亲对象逐渐地方化，特别是作为天下第一家的衍圣公府，是藩王辖区内的名门望族，也自然结姻较多，数次嫁女与鲁王系结姻。资料可查的有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四女适鲁王系东瓯王长子‹2›，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长女适鲁悼王朱建栻，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长女适鲁王系泰兴王长子、次女适东原王长子‹3›，她们成为联系衍圣公府与鲁藩王府的重要纽带，进一步加强两府联系以巩固其社会和政治地位。

由现存史料可知，衍圣公府及孔氏族人虽与鲁藩联姻为数不少，但是以氏族分支后裔居多，所嫁的对象也多为鲁王系的分支兄弟等，以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居多。这些职位的夫人最高也是能享用“翟”的纹饰，和“鸾凤”相差甚远。唯有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的长女是亲王妃。“正德三年(1508)正月二十四日，奏奉朱阳铸世孙健栻敕给与世子冠服，代行礼仪，娶孔氏，已故衍圣公孔弘泰长女。”‹4›

孔弘泰长女正德三年嫁入鲁王府时，朱健栻为世子，她是世子妃身份，依照《大明会典》的记载，世子妃冠服“永乐三年定与亲王妃同，惟冠用七翟”‹5›。按照时间推算孔妃是正德年间的世子妃，那时的世子妃所穿服饰是遵照永乐三年的定制的，也就是与亲王妃规制相同。

‹1›　《明史》卷一一六《列传·鲁王檀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575页。

‹2›　孔祥林等《孔府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321页。

‹3›　前揭孔祥林等《孔府文化研究》，第321页。

‹4›　杜心广主编《兖州明代鲁王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5›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二·亲王妃冠服》，第65页。

临沂市平邑县博物馆藏“明鲁悼王朱建栵墓志”志文载，朱建栵是明太祖高皇帝的七世孙，鲁庄王的嫡孙，正德三年给与世子冠服，并娶孔氏——袭封衍圣公孔弘泰长女为妻。正德九年(1514)，代理鲁王府事，正德十五年病卒，享年二十七岁。嘉靖七年朱建栵之子朱观焜袭封为鲁端王后，追封其父为“鲁悼王”[1]。万历《兖州府志》记：“第七代鲁王，悼王嫡第一子，正德十五年孔妃生……”[2]孔妃即是衍圣公孔弘泰长女。鲁端王朱观焜承袭亲王位后，追封朱建栵为鲁悼王，孔氏身份就成为鲁悼王妃，也是鲁端王母妃，无论是最初的世子妃身份还是后来的悼王妃身份，都是可以使用“鸾凤”纹饰的。

在明代衍圣公府所出的孔氏女子之中，唯有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的长女所嫁之人是亲王，是唯一出自衍圣公府的亲王妃。孔府旧藏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按照形制、颜色、纹饰、年代，再结合前文的诸多考证，推测可能是来自于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的长女，第六代鲁悼王朱建栵的王妃，第七代鲁端王朱观焜的母妃孔氏。

孔府旧藏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的鸾凤纹圆补是皇妃、皇嫔、太子妃、亲王妃、公主、世子妃级别内命妇才有资格使用的，显然非外命妇的衍圣公夫人所能拥有；结合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的形制结构、衣服颜色、缀补形状及纹饰等综合分析，该衣应是亲王妃身份等级才有资格穿着的服饰，最初的来源不应是孔府；而经过对明代衍圣公府姻亲关系进行考证后，进一步得出这件孔府旧藏赭红色暗花缎缀绣鸾凤圆补女袍应是袭封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的长女、第六代鲁王朱建栵的王妃孔氏所穿的、综合了礼服和常服结构的一件复合性常服。

[作者单位：孔子博物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王相臣、张婷婷《平邑县博物馆藏的三方墓志》，《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第93－95页。

‹2› (明)于慎行编《兖州府志》卷一〇《天潢志》，齐鲁书社，1984年，第2页。